

世界文学名著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维纲 等译

白痴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白痴

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维纲 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本书主人公，公爵，绰号“白痴”。

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美貌少妇，本书重要人物，毕生横遭凌辱，最终在情场中遇害。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托茨基——富翁，玩弄女性的伪君子。

伊凡·费多罗维奇·叶潘钦——富裕将军，大地主兼大资本家。

叶丽扎维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夫人。

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的长女。

阿德莱达·伊凡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的次女。

阿格拉雅·伊凡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的么女，本书的重要人物。

阿尔达里昂·亚历山德罗维奇·伊伏尔金——落拓将军。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伏尔金——伊伏尔金将军夫人。

加夫里拉（加尼亚）·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伊伏尔金——伊伏尔金将军的长子。

瓦尔瓦拉（瓦丽娅）·阿尔达里诺芙娜·伊伏尔金娜——伊伏尔金将军的女儿。

尼古拉（戈里亚）·阿尔达里昂诺维奇·伊伏尔金——伊伏尔金将军的幼子。

希公爵——阿德莱达的未婚夫。

伊凡·彼得罗维奇·普季岑——瓦丽娅的丈夫，高利贷者。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罗果任——纨绔子弟，杀害娜斯塔霞的凶

犯。

达利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塔斯塔霞的女友。

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阿格拉雅的教母。

鲁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列别杰夫——沙皇小官吏，有识见，善逢迎。

薇拉·鲁基扬诺芙娜·列别杰娃——列别杰夫的长女。

依波里特·捷连奇耶夫——小青年，痨病在身，愤世嫉俗，狂妄自私。

叶甫盖尼·巴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沙皇的侍从武官，希公爵的好友。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大地主。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自称为“帕甫里谢夫之子”的年轻人。

契巴罗夫——布尔多夫斯基的全权代表。

费尔德先科——沙皇小官吏，伊伏尔金家的房客。

凯勒尔——拳击手，帮闲。

扎廖热夫——花花公子。

目 录

第一部	(1—220)
第二部	(221—402)
第三部	(403—572)
第四部	(573—767)

十一月底，一个冰雪融化的日子，早晨九点钟左右，华沙—彼得堡铁路线上，一列火车正在飞速前进，驶近彼得堡。空气潮湿，大雾弥漫，好不容易天才明亮起来。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侧十步开外，什么都看不清楚。旅客中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但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里面坐的大都是跑短途的下层人士和小商小贩。经过一夜旅行，大家自然都很疲倦，眼皮困得睁不开，浑身都冻僵了，脸色灰黄，与雾气溶为一色。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名乘客，从天亮时起，就面对面地紧靠窗口坐着。两个人都很年轻，携带行李不多，衣着随便，面貌有点儿特殊，而且，看得出两个人都很想攀谈。要是他们知道对方此时的特异之处，那他们对于有缘相对坐在华沙—彼得堡列车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定会不胜惊奇的。他们中的一位身材不高，二十七岁左右，头发卷曲乌亮，一双灰色眼睛虽然不大，但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而扁平，颧骨高耸；两片薄薄的嘴唇常常露出傲慢、嘲弄、甚至恶毒的微笑。但他的额头很高，长得好看，弥补了下脸盘过宽的缺陷。不过，这个年轻人的脸色惨白，特别显眼。尽管他的体格相当健壮，可是整个面容显得憔悴不堪。同时，他还露出一一种近乎痛苦的表情，这和他那傲慢无礼的冷笑，尖刻自负的眼神很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外套一件黑羊羔皮大衣，因

此夜里没有受冻。他的邻座对俄国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缺乏准备，所以冻得浑身发抖，饱尝了寒冷的滋味。他只穿了一件肥大厚实的带风帽斗篷。这跟遥远的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等国外冬季旅行的服装完全一样。当然，那些旅客并不会走从埃得库宁^①到彼得堡这样长的路程。但是，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非常满意的东西，到俄国就不见得适合了。穿带风帽斗篷的是一位青年，也是二十六或二十七岁光景，身材中等偏高，一头浅色浓发，双颊凹陷，蓄着一撮稀稀落落、几乎全白的山羊胡子。一双蓝眼睛特别大，凝神专注。他的目光流露出一种平静但却沉重的光泽，神情怪异。明眼人不难看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这个年轻人的脸倒是讨人喜欢，面目清秀，只是缺乏血色，现在还冻得有些发青。他手里拎着一个包，用一块旧得褪了色的绸布裹着，看来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了。他脚上穿着一双带鞋罩的厚底皮鞋，——这些完全不是俄国人的装束。那位身穿羔皮大衣的黑发邻座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由于闲得无聊，他终于先开口了。他带着一副冷嘲的神情（对他人幸灾乐祸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漫不经心的讥笑口吻）问道：

“冻坏了吧？”

他把话说完，还耸了耸肩。

“可厉害了！”邻座回答得毫不含糊，“您瞧，这还是化雪的时候，要是遇上大寒，怎么得了？我真没料到，我们这边会有这么冷，都习惯不了啦。”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

“是的！从瑞士。”

“哟，难怪是这样！……”

^① 埃得库宁：当时普鲁士与俄国交界处的一个铁路车站，位于普鲁士境内。

黑发人吹了一声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就这样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身披瑞士斗篷的浅发青年对黑发青年所提问题都一一作答，即使问得十分冒失，无关痛痒，泛泛一般，他也毫不介意。他回答说，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有四年多了。他出国是为了治病。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有点像癫痫或舞蹈症，发病时全身颤栗，手脚痉挛。黑发青年一边听他讲述，一边连声发笑。后来他又问：“怎么样，治好了吗？”浅发青年回答说：“没有，没有治好。”这时，他笑得就更厉害了。

“嘿！冤枉花了不少的钱吧？我们这里的人偏信人家那一套。”黑发青年挖苦地说。

“说来也是！”邻座的一位先生插话说。此人衣着寒碜，像是一个食古不化的小官吏，四十岁上下，体格健壮，红鼻子，满脸粉刺。“确实如此，俄国的财力就这样给他们诓骗去了。”

“不，在我这件事情上，你们可说错了，”从瑞士回来的病人接过话茬，心平气和地说道，“当然，我不想同你们争辩，因为我不了解整个情况；不过，我的医生拿出了他最后的一点钱，资助我回国。而且，我在那里的近两年期间，都是靠他养活的。”

“怎么，没人给您出过钱吗？”黑发青年问道。

“是的，我在国外原来是由帕甫里谢夫先生供养的，可两年前他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的夫人，她是我的一门远房亲戚，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我这才回来了。”

“那您要上哪里去呢？”

“您是说我要定居到什么地方吗？……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反正……”

“还没有拿定主意？”

听他讲话的那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家当大概都在这个小包里吧？”黑发人问道。

“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红鼻子小官吏得意洋洋地附和着，“而且行李车上肯定也没有托运行李。不过，我要说的是：贫穷也不是什么罪过。”

事实的确是这样。浅发青年很痛快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这小包毕竟是有点名堂的，”两个人笑够了之后，小官吏接着说下去（有意思的是，小包的主人望着他们俩，自己也笑了起来，这更使他们喜不自胜。），“虽然我可以打赌，那里面没有一包一包的外国金币，既没有拿破仑金币和腓特烈金币，就是荷兰盾^① 也不会有的，只要看您脚上穿的那双带鞋罩的洋皮鞋就不难判断得出。不过……要是给您的小包里头再添上一位像叶潘钦将军的夫人那样的亲戚，那这个小包就大有名堂了。这当然要看叶潘钦将军的夫人是否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粗心大意搞错的话……谁也免不了犯粗心大意的毛病，或许……想象力太丰富，也会出纰漏的。”

“哟，您又猜中了，”浅发青年接口说道，“我真的差点搞错了，就是说，她跟我几乎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老实说，我在国外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早就料到了。”

“您白白浪费了保价邮资了。嗯……您这人至少还算老实诚恳，值得夸奖。嗯……叶潘钦将军我倒是认识，因为他是一位无人不晓的社会名流。就是供您在瑞士生活的那位已故的帕甫里谢夫先生，我也认识。不过，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尼古拉·安得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因为帕甫里谢夫家有两位堂兄弟。另一位现在还住在克里米亚，而业已作古的尼古拉·安得烈耶维奇，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交游极广，在世的时候有四千名农奴……”

“正是他，他就叫尼古拉·安得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青

^① 荷兰金币名，折合俄币三个卢布。

年人把话说完，就用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百事通先生。

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这类百事通先生常能遇到，甚至屡见不鲜。他们无所不知，他们的才智和刨根问底的好奇心，都难以抑制地集中在这一方面。正如现代的思想家所说的，他们缺少更重要的生活情趣，目光短浅。“无所不知”这几个字，只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比如某人在哪里供职，跟谁交往，他有多少财产，当过哪个省的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带来了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是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类百事通大都衣着寒酸，每个月领取十七卢布的薪俸。那些身家底细被打听去的人，当然猜不透对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过，这类包打听的人中有许多人还以为这样的知识竟是一门大学问，足以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真是一门令人向往的学问。我常见一些学者、文学家、诗人、政治活动家在这门学问中寻寻觅觅，踌躇满志，甚或借此飞黄腾达。在整个交谈中，黑发青年呵欠连连，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急巴巴地盼着旅程结束。他心神不定，甚至神不守舍，惶恐不安，显得怪模怪样的：有时候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一个劲地笑着，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

“请问尊姓大名……”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拎着个包包的浅发青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立即很爽快地回答。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小官吏沉思着回答，“我不是说没有听到过这个姓氏，这个姓氏自古以来就有，在卡拉姆辛^①的历史著作中就可以而且应

^①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在他编写的十二卷《俄国史》中的确提到过梅什金公爵家族。

该找到；我指的是具体的人，好像不论在什么地方都遇不到梅什金家族的人了，甚至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嗨，当然啦！”公爵马上回答说，“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如今除了我，再没有其他人了。我想，我大概是最后一个了。至于我的父辈和祖辈，有一些是独门独户的小地主。先父曾当过陆军少尉，士官学校出身。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的夫人怎么也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大概她也是本家族中最后的一名女性了……”

“嘿嘿！本家族中最后的一名女性！嘿嘿！您这话说得怪有意思的！”小官吏嘿嘿地笑了起来。

黑发青年也冷笑了一声。浅发青年有点吃惊，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不雅的双关语来^①。

“请你们相信，我完全是无心说出来的，”惊讶之余，他终于作了解释。

“明白，明白，”小官吏愉快地随声附和。

“公爵，您在国外跟那位教授学了不少知识吧？”黑发青年突然发问。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学过什么。”

“我也只学了一点皮毛罢了，”公爵怀着歉疚心情补充说，“我因为抱病在身，他们认为我不能系统地学习。”

“你认识罗果任一姓的人吗？”黑发青年随即问道。

“不，不认识，根本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很少。尊姓就是罗果任吗？”

“对，我姓罗果任，名叫帕尔芬。”

^① 原文 Последняя в своем роде 一语双关，既可译成“本家族中最后的一名女姓”，也可理解为“一种最坏的女人”。

“帕尔芬？那不正是罗果任家族的成员……”小官吏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正是那个家族，”黑发青年当即打断了小官吏的话，显得很不耐烦，很不客气。他一次也没理睬那个满脸粉刺的小官吏，一开始就只跟公爵一个人说话。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小官吏惊讶得发呆了，瞪大眼睛，整个面部立即露出毕恭毕敬、奴颜卑膝、甚至诚惶诚恐的神情。“令尊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果任吗？他不是在一个半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遗产的？”黑发青年打断他的话，这一回他对小官吏甚至不屑正眼一顾，“好家伙！（他用眼神向公爵瞥了一下小官吏，）这号人立即溜须拍马，依附攀缘，不知道能捞到什么好处？我父亲确实去世了，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回家奔丧，连一双靴子都没有。我那混帐老弟，还有我母亲，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什么也不告诉我，简直把我当作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病倒发高烧，躺了整整一个月！……”

“您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拿到一百多万啦，这还是最低估计，啊，天啦！”小官吏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

“请问，这关你什么事？”罗果任恼怒已极，恶狠狠地朝他一扬头，“就算你拿大顶，在我面前走个来回，我也不会赏你分文的。”

“我会的，我会这样走个来回的。”

“好小子！你哪怕跳一个星期的舞，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好了！我还得这样做，不给也罢！这舞我是跳定了。扔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尊前跳一跳舞，讨好奉承，溜须拍马嘛！”

“呸！”黑发青年啐道，“五个星期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

对公爵说，“拎着个小包，离开父亲，逃到了普斯科夫的姨妈家。不料在那里病倒发高热。我不在家的时候，老爷子中风突然死啦。对死者理应悼念不忘，可当时他差点没把我打死！信不信由您，公爵，这可是真的！当时要不是我的腿跑得快，他准把我打死了。”

“您做了什么错事，惹得他生那么大的气呢？”公爵兴致勃勃地反问道，一面打量着这位身着皮大衣的百万富翁。虽说继承百万家产确实令人垂涎三尺，可公爵大感兴趣、深表惊讶的却是另一方面。不知为什么罗果任特别喜欢跟公爵攀谈，尽管交谈时他并非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下意识的，与其说他坦率直爽，不如说他心绪不宁。由于惶惶不安，焦急万分，他只想见人就唠嗑，喋喋不休。他好像至今还在发高热，至少是在打摆子。至于那个小官吏，死死地缠住罗果任不放，大气也不敢出，留心倾听罗果任说的每一句话，仔细掂量着，像是在寻找钻石似的。

“他的确大发雷霆，也活该生气，”罗果任回答说，“但害得我好苦的是我那弟弟。母亲牵扯不上，一个老婆子，只知道念点《圣徒言行录》，跟一些老太婆坐着闲聊；什么都是我那弟弟谢尼卡说了算。他为啥不及时给我通报？我明白他的意思！不错，我当时确实昏迷不醒。电报据说是发了，但那是发给姨妈的。她在那里守了三十年的寡，从早到晚跟一些疯疯癫癫的修女们混在一起，自己变得修女不像修女，却比修女还要糟糕。她接到电报，吓得不敢拆开，把它送到警察局去了。至今电报还一直压在那里。华西里·华西里耶维奇·科涅夫总算帮了我的大忙，把情况全都写信告诉了我。一天夜里，我那弟弟把披盖在亡父灵柩上的丝罩金流苏给剪了去，说：‘这些东西可值钱哪！’光凭这一点，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他流放去西伯利亚，因为那是大逆不孝的罪行。喂，你这个小丑，”他冲着那名小官吏问道，“从法律上讲，是大逆不孝吧？”

“大逆不孝！大逆不孝！”小官吏当即连声称是。

“这么个大罪，该不该流放去西伯利亚？”

“该流放去西伯利亚，该流放去西伯利亚！立即流放去西伯利亚！”

“他们满以为我还在生病，”罗果任继续对公爵说，“可我一声不响，抱病上车，悄悄地回家来了。开门，谢苗·谢苗诺维奇老弟！他在亡父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我是知道的。那时为了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我的确惹恼了我老父亲，这是事实。怪只怪我这人鬼迷心窍。”

“为了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小官吏谄媚地问道，他好像在思索什么似的。

“你不了解！”罗果任不耐烦地朝他大喝一声。

“我可是了解的！”小官吏得意洋洋地回答。

“胡扯！名叫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的人多着呢！我要正告你，你是个厚颜无耻的混蛋！我早就知道，这种混蛋会马上来纠缠不休的！”他继续对公爵说道。

“我也许真的了解一二呢！”小官吏更来神了，“列别杰夫是了解的！阁下，您可以数落我，斥责我，可是假如我有根有据地说出来，那又怎么样？令尊正是为的那位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才抄起拐杖想教训您一下的。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姓巴拉什科娃，可说是一位名门淑女，也称得上是公爵夫人。她同一位叫托茨基的人相好，她只同他一个人有交情。他叫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是个地主兼大资本家，还是许多公司的股东和一些社团的成员，因此跟叶潘钦将军有很深的交情……”

“哟，你还真有两下子嘛！”罗果任不由大吃一惊，“活见鬼，他果然知道。”

“我全都知道呢！列别杰夫无所不知！阁下，我曾给亚历山大

·李哈乔夫跑过腿，跑了两个月，也是在他的老太爷去世以后。大凡街头巷尾的事儿，我全知道，离了我列别杰夫，他寸步难行。如今他蹲在债户拘留所里。当时我有机会认识阿尔曼丝·科拉丽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还有机会了解到许许多多的事儿呢。”

“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难道她同李哈乔夫……”罗果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连嘴唇都气得发白了，浑身哆嗦着。

“没——没什么！没——没——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小官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解释说，“李哈乔夫花多少钱也达不到目的！不，她可不是阿尔曼丝那样的女人，她只跟托茨基要好。晚上，她常去大剧院或法兰西剧院的特等包厢里看戏。那里的军官们最喜欢说长道短，但是他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顶多说一说：‘喏，她就是那个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再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说。”

“事实上的确是这么回事，”罗果任阴沉着脸，紧锁着眉头，肯定地说，“当时扎廖热夫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公爵，那次我穿了我爹穿过三年的旧外套，正要横过涅瓦大街，她正好从商店里出来，坐上了马车。我一下子就像全身着了火似的。我碰见了扎廖热夫，他跟我大不一样，打扮得像个发廊的伙计，戴着单目眼镜。我在爹面前穿的却是上了油的靴子，喝的是素菜汤。扎廖热夫对我说，你呀，和她不般配。还说，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叫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姓巴拉什科娃，跟托茨基同居。可如今托茨基想甩掉她，因为他上了年纪，已经五十五岁了，正打算娶彼得堡的天字第一号美女为妻呢。他还告诉我，今天就可以在大剧院看到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她会坐在正厅的特等包厢里看芭蕾舞。在我们家里，有老爷子在，你要想去看芭蕾舞，准会遭到惩处——给打得死去活来！不过我还是偷偷地跑出去了一个小时，又看到了娜斯

塔霞·菲利波芙娜。那天晚上，我一宿未睡。第二天早晨，先父给我两张年息五厘的债券，每张五千卢布。他说，你拿去卖了，把七千五百卢布送到安得烈耶夫的帐房，把帐结清；然后哪里也别去，把一万卢布中余下的钱统统拿回来交给我，我等着你。债券我卖了，钱也拿了，可是没有去安得烈耶夫的帐房，而是不顾一切地径直走进一家英国商店，挑了一副耳环，每只耳环上各有一枚钻石，差不多有核桃那么大，我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还差四百卢布。我报上自己的名字，他们才相信我。我带了耳环去找扎廖热夫，如此这般地说明来意。‘走吧，老兄，找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去。’于是我们就去了。那时候，我脚底下有什么，前面有什么，两边有什么，——浑然无知，也一概记不起来。我们径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会见我们。我当时没有说出我是谁，而是要扎廖热夫先开口：‘这是帕尔芬·罗果任送给您的，作为昨天的见面礼，请予晒纳。’她打开一看，笑了笑说道：‘谢谢尊友罗果任先生的一片盛情。’说完就行个礼告辞了。唉，当时我为什么不死在那里呢！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心里早就想好：‘反正不活着回来了！’最叫我生气的是，扎廖热夫这个骗子把一切好事都攫为己有了。我个子矮小，穿得像个仆人似的，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只瞪大双眼望着她，自惭形秽。可他却打扮得十分光鲜，烫着鬚发，抹上香油，脸色红润，系一条花格领带，又是恭维奉承，又是鞠躬致敬，她一定错把他当成是我了！我们一出来，我就对他说：‘喂，今后你休想再占我的便宜了，懂吗？’他笑着说：‘可你现在怎样向令尊大人谢苗·帕尔芬诺维奇交代呢？’我当时真不想回家去，干脆投河算了；但一转念：‘反正就那么回事’，于是我便像犯了弥天大罪似的回到了家里。”

“哎呀！呜呀！”小官吏扮出一副鬼脸，甚至打了几个寒颤，“您那位作古的老太爷别说为了一万卢布，就是为了十个卢布，也

会把人送上西天的。”他向公爵一摆头，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果任，这时候罗果任的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了。

“送上西天！”罗果任把这话重复了一遍“你知道什么？”他接着对公爵说，“我爹把全部情况立即打听清楚了，加上扎廖热夫逢人就说。爹抓住了我，锁到楼上，足足训了一个小时。他训道：‘我这只是叫你先尝点味道，晚上我再来收拾你。’你猜怎么着？白发老头子坐车跑到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家，向她又是磕头，又是哀求，又是痛哭。最后，她把那只小盒子拿出来，扔给了他，说道：‘老东西，还给你耳环，现在它对我来说比原来的价值珍贵了十倍，因为是你儿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给我买的，替我向帕尔芬·谢苗诺维奇致意，谢谢他。’就在这当儿，我得到母亲的允许，向谢廖沙·普罗图申借了二十个卢布，坐火车跑到了普斯科夫姨妈家。一到那里就害了疟疾。一些老太太便给我念起《教堂日历》，我坐着只顾喝酒。后来我用最后一点钱上各家酒店去喝，倒在街上，整整一宿不省人事。第二天早晨，我发起了高烧，夜里还给狗咬伤了，好容易才清醒过来。”

“妙呀，妙呀！这下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该给我们唱歌了！”小官吏搓着手，嘻嘻地笑着，“老爷，这会儿一副耳环又算得了什么！如今这样的耳环我们会赏给……”

“你要是再敢胡诌起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哪怕一个字，上帝作证，我非把你痛揍一顿不可！你跟随过李哈乔夫，也无济于事！”罗果任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猛喝一声。

“你只要一揍我，那就意味着你摆脱不了我啦！揍吧！你揍了，就等于按上了手印……啊，我们到站了！”

火车果然进了站，尽管罗果任说他是悄悄地回来的，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迎接他了。他们叫喊着，向他挥舞着帽子。

“哟，扎廖热夫也来了！”罗果任自言自语地说。他望着他们，